

TONG XIANG YUE LIANG DE TIZI

通向月亮的梯子

袁鹰等著



《中国校园文学》十年精粹·散文

知识出版社

《中国校园文学》十年精粹·散文

通向月亮的梯子

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通向月亮的梯子/袁鹰等著. - 北京: 知识出版社,
2000.1

(《中国校园文学》十年精粹·散文)

ISBN 7-5015-2494-7

I. 通… II. 袁…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76202 号

责任编辑: 方 伟

封面设计: 刘家峰

责任印制: 张京华

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037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电话: 6834 3259)

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第一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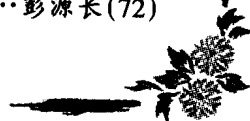
字数: 145 千字 印数: 1-5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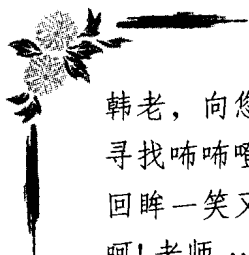
定价: 11.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想起樊毓廉老师	牛雅杰(1)
夷为废墟的前夜	袁 鹰(4)
人生之门	徐 鲁(9)
槟榔山里的小竹楼	何泽富(13)
“左撇子”轶事	李华章(17)
白石的乳汁	刘心武(20)
三位恩师	高尚贤(25)
一个不知姓名的敌国难友	吴燊光(30)
深山石语	黄伯益(36)
楷模	戴永增(39)
初恋	周邦慧(44)
芳邻赋	徐天送(48)
坂本先生	吕 远(52)
雪笺	吴继路(59)
祈求	林敬钧(63)
五棵樟纪事	刘蓉宝(66)
去了樱园	彭源长(72)





韩老，向您致敬·····	王士荣(80)
寻找唏唏噓·····	金 波(83)
回眸一笑又怆然·····	毛志成(86)
呵！老师·····	李忠东译(90)
我的大学·····	吕益民(94)
在莎翁的故乡读莎翁·····	阿 超(98)
把根留住·····	李 忠(104)
忘尘阁·····	彭 焰(107)
永别绍棠·····	黄世衡(110)
东湖三题·····	少木森(114)
文心·····	徐治平(119)
绿的痴情·····	黄三自(124)
通向月亮的梯子·····	西 篱(128)
高贵的故事·····	张玉庭(131)
留一个角落·····	张抗抗(136)
蛙声赋·····	胡宗杰(142)
咀嚼茴香豆·····	陈 凡(148)
好花牵牛·····	谢 璞(151)
我和老郭·····	孙幼军(154)
访台组画·····	纪秩尚(163)
寻梦开封·····	孙天胜(168)
古城随想·····	张 曦(173)
寻楚旧梦·····	林楚云(177)

目 录

陈登科的一份“简历”	王子民(182)
送别冰心	黄世衡(185)
鳝殇	曹 峻 肖雪冰(188)
未了	未 了(192)
甘蔗园小记	柯焕德(199)



想起樊毓廉老师

牛雅杰

人到中年，常常会不自觉地梳理那记忆中纷纭繁杂、五光十色的人和事。有时会从中悟出一些深奥的人生哲理来。

上小学时，有一位女教师，叫樊毓廉。二十多岁，清秀俊美，朴素文静。没结婚，也不谈恋爱。寡妇老母亲跟着她住在学校。课余，她常常领上老母亲，伙同一群小学生，快快活活地坐在校外的草地上讲故事；散步在垂柳丝丝的小河旁唱歌儿。无忧无虑，恬静舒心。人们都夸奖樊老师孝顺、贤惠。在我的小小心灵里，樊老师就是一位圣洁的天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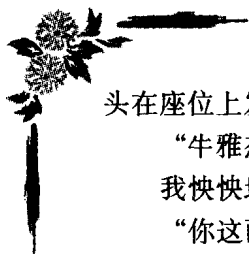
我上初中二年级时，听说调来一位天仙一般美丽的女老师。见了面，啊！原来就是樊毓廉老师，还教我们历史课呢。

仍然没有结婚，仍然带着她慈祥的老母亲，仍然喜欢约一群学生一起唱歌儿、讲故事。

那时候，抗美援朝战争打得很艰苦。连我们这些小孩子，都在讨论怎样省下一分分钱，捐献飞机大炮。女学生组织起来，兑钱买黑线，然后学着打成老太婆网发髻的网子，大概打一个能赚三分钱。男孩子组织起来拾柴，效果极差，便大都回家向家长要钱。我家在偏僻的乡下，离学校五十多里。况且，当时家境也不好。

交钱的日子快到了，同学们天天高唱着“捐献飞机大炮，消灭美国强盗”的歌子，激越兴奋。我忧愁了，锁着眉





头在座位上发呆。

“牛雅杰，到我办公室一趟！”是樊老师的声音。

我怏怏地站在樊老师的办公桌前。

“你这两天精神不好，是不是因为没钱捐献？”她像看到了我的心。

我的泪珠子一下子滚落下来。

她一边温柔地替我擦泪，一边往我口袋里装一卷钱：

“把这点钱捐献上吧！别说是我给的。也别再回家里要钱还我。听话！”

那时强调不让借钱捐献。记得樊老师给我的是七角钱。在班上，已列入前三名了。

回到家里说给母亲听后，母亲感动得流泪了。她刚刚因病瞎了一只眼睛，生活又很困苦，还是拖着病痛的身体，背几升用以糊口的粮食，到五里以外的集市上卖掉，让我还给樊老师。

“樊老师对咱这么好，咱一辈子不忘老师的大恩大德。这钱咱砸锅卖铁也得还上，不能欠下这个情！”母亲是一位极明白事理的农村妇女。

当我把这七角钱还给樊老师的时候，她执意不收。“这钱不能还我，是老师给你的。”她的话很结实，像下命令！

我把钱塞进她口袋里，拔腿就跑，她赶我两步，赶不上。我回头，见她依门而立，红着脸，那充满着爱和气母亲般的情谊，至今仍清晰地印在我的心底。

我依稀感到了教师的爱和母亲的爱是多么相似而又不同啊！

毕业以后，从继续升学到走向工作岗位，从没有通过信。但是，樊老师在我的心里，一直是一位形象高大的师

长。

1960年，我已经是位高中语文教师了。有一次到地区参加语文教研会，我们意外地见面了。这时的樊老师像换了一个人。衰老，消瘦，憔悴。额上刻着深深的皱纹，鬓边爬上了白发。

当她知道站在她面前的身材比她高大得多的人竟然是我的时候，像亲人久别重逢一般快活。

她仍像老师讲课一般，一字一板地向我述说了她的遭遇：她后来结婚了，男方也是我的老师。生下两个孩子，丈夫被划为右派，离婚后她带着两个孩子艰难地生活着。

我告诉她，我一个人生活，经济宽余些，可以暂时支援她一些。她斩钉截铁地说：“那可不行。你年轻，要节约，准备着将来成家用。”

晚上，我们师生俩一起去看电影，巧的是那电影恰是《桃李满天下》，樊老师滔滔不绝地向我讲了许多教师之乐。她满意地夸我道路走对了。

临分别的一天，她约我去买咸菜。因为她家有两个孩子，吃得多，好菜是吃不起的。那时候，咸菜也限量购买，排长队，每人只卖给一份。我将我买的一份交给她后，她高兴地收下了。然后，又付给我五角钱。我哪里肯收？在大街上塞进她口袋里去。

晚上，她又将这五角钱送到我的宿舍，极严肃地说：“不收钱，我就把咸菜退给你！”

我只得将钱收下。

分别的时候，真是依依不舍。





夷为废墟的前夜

袁 鹰

“云居麓，圣水旁，
占湖山一席作桃李门墙……”

五十年没有唱我们清波中学校歌了。今天重哼起来，眼前立即又浮起一幅画图：从建在山腰最高处的初中一年级教室向下眺望，远远就能望见西湖一角。日丽风和，桃红柳绿，两三只游船在湖面上似乎一动也不动。虽然听不到湖上的歌声笑语，却是一片阳春烟景，一幅绮丽的彩色风光照。校歌这两句完全是写实的。

我好幸运，课桌正好在教室最外侧。整整一个学期内，只要侧过头朝窗外一瞥，随时就能欣赏这幅美景。身在画图
中，久而久之，反倒习以为常了。

我于1937年春季考入清波中学，那时我在杭州师范附小读完五年级。可能是家里认为我自小在故乡读的是私塾，入小学比较迟，十二岁才读完五年级，所以让我凭“同等学力”去考初中。这一跳，就将六年级的课程全跳过去，别的没有什么，算术的基础就差了一截，影响到以后，直到高中毕业，我的数学成绩始终不好。

一进清波中学，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依山而建的校园，比杭师附小大多了。树木翳然，掩映着一间间高高低低的校舍，倒像是杭州南山某一处名胜古迹。还有那一片片菜田，

更是见所未见。听说这是袁心粲校长前几年亲自带领师生开辟的。袁校长当时已年过半百，是浙江有名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有许多真知灼见，敢于实践，勇于革新，在校园中种菜，只是小事一件罢了。但我当时才入学，对校长的业绩一无所知，只是对菜田感到新鲜有趣，更深的道理是不懂的。我更感兴趣的是爬山。学校所在的云居山，同紫阳山、吴山（杭州人俗称城隍山）逶迤相连，山势并不高，又处杭州城内，山上都有人家和小店，城隍山上还有热闹街道，有不少香烛店、茶楼、酒馆。《儒林外史》中写过马二先生游山时曾在这里大嚼一通而归。我那时尚未读过《儒林外史》，只觉得山上街道比山下马路好玩，还有不少零食可吃。比如酱豆腐干，把豆腐干切成小方块，像现在烤羊肉串似地串在竹签上，卤煮以后，抹上带辣味的甜面酱，价廉物美，至今想起来还口有余香。于是，放学后总爱约二三同学，在山上绕来绕去，从竹斋湖附近下山回家。

但是，这种游山的乐趣，只是放学回家那一小段时间。在学校里，即使我们这些刚入学的初一生，也常常被当时弥漫在校园中的民族危亡的浓重气氛所袭扰。上一年冬天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使我们这些少年人也开始注意国事。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我国东北以后，又侵犯华北，步步进逼，更使人们有亡国大祸临头的忧虑。我们的国文老师杨一清先生，常常不按课本讲授语文，而是有意识地讲许多古今作品和历史故事。比如我们校歌中有“闻鸡思祖逖，射弩加钱塘”两句，杨老师就详细叙述了晋祖逖立志上进、中夜闻鸡起舞的故事和五代时吴越国王钱镠命五百强弓手用弩矢射退钱塘江潮来保障安全的传说，他讲得有声有色，我们听得津津有味。杭州历史上有过那么多叱咤风云的人物，我们



似乎也分享了一分荣耀。

快放暑假时，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的号角吹响了。接着，响起了“八·一三”的炮声，燃烧起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熊熊烈火。杭州离上海不远，自然就成为东战场的一翼。这样，到秋季开学后，校园里就充满战时景象。首先是袁校长在第一次公民课上，以凛然正气，讲了顾炎武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又历叙浙江历史上有名的民族英雄，从越王勾践、岳飞、于谦、张苍水直讲到秋瑾。袁校长是浙东嵊县人，讲到“会稽乃复仇雪耻之乡”时，特别带着悲愤壮烈的情绪。我们对校长讲的并不全懂，但他那慷慨激昂而又庄严肃穆的神色，使我们心胸中都激荡着一种神圣的感情，仿佛顿时长大了许多。

□
6
□
开学后不久，老师们就带领我们挖防空洞。学校本来就在半山，挖洞很方便。听到空袭警报，就由老师率领，秩序井然地躲入指定的防空洞。外面是酷暑，洞内却是凉阴阴的，洞壁还不断渗出清凉的水珠，舒服极了。尽管天上有敌机盘旋，有时还夹杂着炸弹爆炸声和高射炮声，我们却没有一点恐惧。家里知道我们学校在山上的，有安全的防空洞，倒也并不担心。

课堂上，不论是国文课、公民课还是历史、地理课，老师们每天都无例外地讲一点时事和战局，甚至英语课上也讲。于是，我们知道了平津和上海战场的战况，熟悉了许多抗日将领的名字；我们更知道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共产党的红军编为第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听到有关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的不少传说。有一天，杨一清老师几乎用整整一课国文课时间，详细地向大家讲了平型关大捷，八路军怎样以少胜多，给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以迎头痛击，打

了第一个大胜仗。他讲得眉飞色舞，滔滔不绝，我们也听得兴高采烈，笑逐颜开。邻近的教室里也时时传出欢笑声，原来他们班上的老师也正在讲哩！

到深秋时节，战争形势渐渐紧张而严重了。日本侵略军在杭州湾的金山卫登陆，包围了上海战场。中国军队不得不全线撤退。日军沿沪宁铁路一路向西进犯，最后占领了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杭州看来也守不住了，满街都是从东战场撤下来的军队，匆匆过钱塘江继续向西撤。每天上山走进校门，我们都有点忧心忡忡，我们这秀丽如画的校园，还能保得住吗？

终于有一天，老师向我们宣布：学校暂时停办，决不做敌人铁蹄下的顺民。顿时，全校师生凝固在惊愕、悲忿、哀伤的空气里，谁都不说话，整个校园死一样地寂静。大难临头，都懂得这一回分别，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面。

我拿着一本硬皮练习簿，到杨一清老师的小屋里，请他题几句话留念。他朝我望了一会，轻声说：“我们是不会分别的，还会见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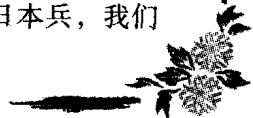
说罢，提起笔，在本子上写了一句：

“别忘了这血的教训！”

我向杨老师鞠了一躬，转身出屋，泪水止不住直淌下来。五十年后的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杨一清老师那黯然的脸色。

那年年底，杭州沦陷于日本侵略者之手。我家屋后，是杭州初级中学操场，驻扎了日本军队。每天从早到晚，军号声、喊叫声和军犬狂吠声不断，使人心惊胆战。我们开始尝到生活在残暴统治下的苦涩滋味。

我很惦记母校。听同学说，那里也驻扎了日本兵，我们





很难想象我们的校园被强盗们糟蹋成什么样子。一别半个世纪，再也没有去过，也不曾再见到袁校长和杨一清老师。不久前，读到我们的校友、袁校长的女儿袁卓尔同志写她父亲生平事迹的长文，其中说到杭州沦陷后，清波母校被夷为废墟，校舍荡然无存。读了以后，禁不住唏嘘良久。我在清波的大半年，竟是母校成为废墟的前夜，那一切良辰美景，老师和同学的音容笑貌，“云居麓，圣水旁”的校园景物，以及教室远眺西湖风光，都只能化作旧梦中的碎片了。

1990年立春后一日

(选自1990年第2期)

□

8

□

人生之门

徐 鲁

你到过雄伟的长江三峡吗？你看见过那滟滪堆上，瞿塘峡口的夔门吗？

那是危岩欲坠、波涛汹涌、铭刻着人类最悲壮的故事的英雄之门；那是凶神一样威镇峡口的东方的司芬克斯；那是“两山颊抱如门阙，一穴大风从中出”的通向太阳和海洋的探索之门，梦想之门；那也是震动着一片激流峡谷，高奏着千古的交响乐章，轰隆隆地向上生长着的命运之门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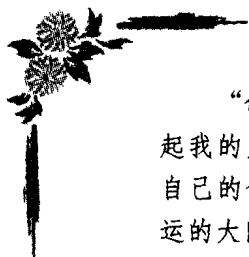
多年前的一个夏天，当我溯江而上，站立在江峡北岸的白帝城赤甲山的悬崖之上，看着那一路奔突而来的滔滔的江流汇于门下，我仿佛感到脚下的大地也发出剧烈的震颤！而与此同时，就像涤荡着整个人类心灵的暴风雨一般的贝多芬的《命运》，也极其自然地、无可回避地回响在我的耳边：

“……是的，这正是命运在向整个人类逞凶：我是你的命运，我要统治你的一生！……开门！开门！我要进来。你逃不出我的掌心！……”

这声音一遍一遍，往复不绝，随着那隆隆的咆哮的波涛上升着……

但是，渐渐地，我也听见，有一个更巨大的声音仿佛从天而降。又如那更为悲壮的激流在用我们看不见的牙齿和看不见的手掌，啃咬着、拍击着那铁一般的命运的门框：





“命运，我不会服从你的，不会受你支配的！我要鼓起我的勇气，磨砺我的宝剑，跨上我的战马……掌握住自己的命运！我的命运！……挤进去，挤进去——挤进命运的大门！……”

这声音同样是一遍一遍，往复不息。而且越来越有力，越来越响亮……

我知道，这是一种不可战胜的、勇敢地迎向命运的人生的信念！

我的面前也常常出现另一道高大的敞开的大门。那是俄罗斯伟大的作家屠格涅夫笔下的《门槛》。

高高的门槛前站着美丽的俄罗斯姑娘。她静静地站在那里，仿佛是圣洁的雕像。随着一阵冰冷的气流，从那幽深的门槛深处传出了一个喑哑的、严肃的、缓慢的声音。

这是一种伟大的理想和信仰，一种崇高的、无私的献身精神对于姑娘的年轻的灵魂的拷问。把这段对话翻译出来是这样的：

——呵，你想跨进这道门槛，你知道等待着你的的是什么吗？

——知道。——姑娘回答说。

——知道寒冷、饥饿、憎恨、嘲笑、蔑视、侮辱、监狱、疾病，甚至死亡吗？

——知道。

——知道你会跟人世隔绝，完全孤零零一个人吗？

——知道。我准备好了。我愿意经受一切苦难，一切打击。

——知道不仅要躲开敌人，而且要抛弃亲人，离开朋友吗？

——是的，……都可以离开他们。

——好吧，你情愿去牺牲吗？

——是的。

——去做无谓的牺牲吗？你将会死去，而且任何人……任何人都将不会知道你的名字，不会把你纪念！……

——我不需要任何感激，也不需要任何怜悯。我不需要名声。

——你知道吗，你可能不再相信你现在信仰的东西，你可能会领悟到你是受了骗，白白地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吗？

——这我都知道。我要进去。

——进来吧！

姑娘跨进了门槛。随后，在她后边落下了沉重的门闩。

……

(黄伟经译文)

这组对话概括地反映了俄罗斯 19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的一个圣洁、坚毅、勇敢、正直的少女的献身精神和高贵品质。

1982 年，在全国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代表大会上，年近古稀的胡乔木先生在讲话中就曾经深情地给大家朗诵了这段对话。这是一颗老年的心对于年青一代的期望和鼓励——为了美好而伟大的信仰和理想，为了人类正直的事业，我们应该有勇气有信心来跨越人生旅途上可能会遇到的各种艰辛、困难、苦难乃至牺牲的门槛呵！

这是逃避不了的信仰和意志之门，是人生路上的最高的